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异化及其消解

吴大娟

【摘要】资本主义联袂数字技术将增殖的触角伸向人的情感高地,以形而上的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裁度人的情感,造成了情感异化的人文危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异化,是资本逻辑统摄下资本的数字化运作和数字的资本化运作交相强化的结果,同时,虚拟数字身份对现实真实身份的遮蔽,以及非物质生产对感性元素的觊觎,也参与制造了情感幻灭的风险。情感由此陷入“冷亲密”的异化处境中,即情感的生发和走向受到资本逻辑布控,困于一种“虚假的亲密”状态,人情往来流于利润算计和回报考量,愈发失去人性的温度。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异化突出表现在:情感游离能动的身体被数字“虚体”掩盖,渐趋虚化和空心化;情感被消费市场收编,渐趋物化和商业化;情感被数字精神政治操控,渐趋退化和萎缩化。对此,坚持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释放数字资本的情感解放潜能、净化数字空间情感交往生态,不失为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的有效出路。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数字技术;资本逻辑;情感解放

【作者简介】吴大娟,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思想教育研究》(京),2023.7.79~85

【基金项目】本文为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的精神政治学与人的精神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22BKY020)阶段成果。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资本数字化和数字资本化交互作用、彼此强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学界据此掀起了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热潮,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哲学批判、伦理价值批判等视角,而鲜有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精神哲学的情感维度展开批判性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要将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引入神秘的、抽象的、思辨的情感拜物教泥潭之中,而是要说明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情感异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及其现实基础。正如美国资深情感社会学专家乔纳森·H. 特纳指出的那样:“情感产生于社会结构框架内,并且仅指向一些一般的对象:自我、他人、微观层次的人际互动、社会结构等。”^[1]情感问题虽然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理结构密切相关,但它更多的是社会物质条件和

权力架构作用于主观感受层面的结果。质言之,情感深嵌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之中,受到物质基础和政治权力的隐形操控。因此,当我们试图从情感维度发起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时,不仅能弥补现有研究视野的偏狭和窄化,还能深化对数字资本主义运作机制和本质特征的把握。

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异化及缘由

德国哲学家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曾饶有趣味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刻画的“无产阶级幽灵”,隐喻为当今时代的“数字化的幽灵”^[2],认为这个曾经以实体为载体的“幽灵”,如今已幻化为以比特形式存在的“数字幽灵”,肆意游荡在全球各地。普雷希特的这一隐喻,意在说明当今人类社会已跨入高度数字化的发展轨道,数字形构了当代社会景观及其个人生存方式。诚然,以数据分析、算

法推荐、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便利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但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滥用参与制造了现实异化。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将马克思应用于经济领域的劳动异化理论,扩展到人类日常生活的感性层面,认为随着数字技术的空间区划,异化已经从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领域,席卷到日常生活的“友谊、同志关系、爱、交往的需求以及游戏等。”^[1397]换言之,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已经延展到人际交往、心理情感等非理性层面。马克思曾讽刺过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异化,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令以往一切时代都望尘莫及的生产力,但这种发展是以摧毁社会赖以生的情感根基和人类的精神信仰为代价的,资产阶级“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火之中”^[1434],无情撕裂了人们投射在传统家庭、国家社会和高尚职业中的情感纽带,只留下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如今,数字资本主义的在场并没有解放情感,而是延续着工业资本主义对人之情感的剥削。“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521]无论是人的自然生命还是社会特性,都内在包含情感的维度。情感是“理解人性和世界的一种方式”^[16],是“集聚压缩成的具有文化内涵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具有前自反性和半意识的特征”^[176]。“作为心理体验和主观意识的表达”^[18],情感具有为行动赋能的意义。情感的解放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的情感沦为可以用数字技术勘察、加工和改造的客观对象,用于为资本增殖服务,愈发丧失其本真意义上的能动和灵性,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资本数字化与数字资本化交互作用成就了情感的客观与抽象

资本作为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其所有的生命运动都旨在“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9]269},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这种特有的疯狂自我增殖的本能,被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形象地描述为“资本唯我论的自我受精”^{[10]12}。在数字时代,资本主要以虚拟无形的数

字作为自身的存在方式,实体资本让位于数字资本。数字化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没有抹杀资本的盘剥属性,资本依然遵循商品交换和价值增殖的市场规律。资本特权集中表现为对数字信息的高度垄断和绝对支配,数字渐渐远离物理测算和计量分析的数学意义,沦为可被货币通约和代表不同经济分值的资本。资本的存在形式和运作模式愈发数字化,同时,数字也愈发资本化,一副由资本数字化和数字资本化交织而成的数字资本主义图景跃然纸上。

资本极力垄断的、能够转化为利润的海量数据,是对个体数字行为和私人情感的数字化抽象。数字用户的个人情感,鲜明体现在他的每一次浏览、点击、对话、评论、点赞和转发当中。有时看似是在享受工作之余的网络漫游时光,舒缓情感压力,满足情感需求,实则是在进行无偿的数字劳动,这种劳动方式由于摆脱了传统物质劳动的强制外观,所以受到的剥削更加隐蔽深重。用户沉浸在网络世界的自由氛围中,主动袒露自身情感、抒发情感、传达情感,资本巨鳄由此掌握到大量关于情感的第一手“数字原材料”,随后对之进行智能算法分析,从中掌握个体消费倾向和潜在需求,以便进行投其所好的广告诱惑和商品推荐,最终赚取不菲的商业利润。

资本数字化与数字资本化相互“暧昧纠缠”,将个体的在线情感表达抽象化为客观数字,为资本搜刮利润提供方向指引,情感不幸充当了资本诈取数据信息和剥夺数字劳动的中介,一种新时代的“情感经济”^{[11]45-46}由此产生。数字资本主义虚设了一隅“包容”个体情感的自由空间,私人情感看似得到了宣泄,实际上却沦为资本增殖的数字参数。资本获得了自由个性和独立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4]46}个人在数字平台的自我情感表达,异化为了客观抽象的数字资本。

(二)虚拟数字身份对现实真实身份的遮蔽加剧了情感的幻灭与破产

人的本质不是抽象叙事、理性教条或知性直观,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505},人只有融进感性鲜活的社会关系,才能相互对话和确证身份认同。数字资本主义恰恰否定了人的社会本性,它以数字化

范式改写人的社会性和自由个性,个人感性确定的社会身份被简化为虚拟多样的数字身份。数字身份通过个体在网络空间注册个人信息获得,本质上是由未经现实认证的字符、代码和数字组成,个体正是凭借这一身份,在数字平台开展社交、办公、购物等虚拟实践活动。

受制于数字身份本身的特殊性,个体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数字空间治理难度较大,用户在创建数字身份时往往提交虚假个人信息,这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被虚假数字符号冒名顶替。不仅如此,用户还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和喜好,在同一平台注册申请多个不同的数字身份,这更加剧了身份的主观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随着人的真实社会身份异化为真伪难辨、滥竽充数的数字身份,人的情感也必将流于异化、泛化。这应验了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的担忧,“社会联合关系的当下时态的萎缩,让人们格外仰赖于沟通传播媒介,沟通网络太过庞大,以至于我们对当中的所有人或至少大部分的人,不太可能真正建立起情感关系。”^{[12]58-59}持久深厚的情感总是社会性和关系性的,且根植于真实身份的相互认可和彼此承认之中。数字资本主义将这一切本末倒置,它首先赋予个体抽象的数字属性,把原本具有丰富需求和感性生命力的现实人,压缩为神秘的、代表不同经济价值的“数字人”,现实的人的独特性被阉割为数字形式的客观理性,一种黑格尔意义上“无人身的理性”^{[15]599}。人变成了一具只剩理性肉体而无自由思想和真情实感的“数字空壳”。随着人的热情、激情、感性、个性等被数字身份隐匿其后,人的情感也变得异常魔幻和不确定,人与人之间就无法再激起情感涟漪。

(三)非物质生产对感性因素的青睐助推情感沦为资本获利的工具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从理性精神窥探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理性而系统地追求利润,它“完全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理性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人生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13]239}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理性精神

对情感关系的胜利。然而,进入数字时代,资本主义似乎不那么“理性”,而是变得愈发“感性”;不那么压制情感,而是愈发与情感“共舞”,想方设法激活和释放情感,这难道预示着数字资本主义真正关怀人的情感需求吗?实则不然。

情感受到如此追捧并进而沦为资本牟利的手段,受到后工业社会非物质生产的影响。非物质生产的内容主要是无形且富有感召力的文化、品牌、服务、信息、理念、形象等,这些无疑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共鸣、情感付出和情感反馈,对情感引导和优化的重要性由此凸显。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道出了其中的真相,他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是由非物质和非肉体的生产模式所确定的。被生产的不是物质的,而是像信息和计划这类非物质的东西。为了提高生产力,所要克服的不再是来自肉体的反抗,而是要去优化精神和脑力的运转程序。优化思想逐渐取代了规训肉体。”^{[14]33-34}在当前以服务导向型为主的经济格局中,思想、情感、精神等感性元素,成了事关资本主义生产效率和经营收益的关键。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的“情商”概念和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的“情感能力”范畴,共同指向了一个客观事实,即“情感行为已经成为经济行为的关键,资本的情感形式可以转化为直接的货币形式”^{[7]95-97}。情感所蕴藏的能够创造巨额利润的潜质,使资本发现仅靠压榨体力劳动对于非物质生产已不再奏效,“积极的情感才是提升动力的发酵酶”^{[14]64}。只有以情感为轴心,激发劳动者的情感投入,迎合和讨好受众的情感需求,才能加速资本流通和财富积累。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情感异化的多元面相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万物异化的连锁效应蔓延至情感领域,表现为:情感交流脱离感性身体,沉浸在“虚体”^[15]交往制造的幻象中,渐趋虚化和空心化;情感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收编,渐趋物化和商业化;情感被数字精神政治隐秘操控,渐趋退化和萎缩化。

(一)情感被数字“虚体”遮蔽,渐趋虚化和空心化
在被资本逻辑架构的数字空间里,人们以虚拟

化、匿名化和陌生化的数字身份展开情感交谈,真实身体被数字荧屏和通信数据转化为“虚体”,身体的不在场使情感双方无法真切地捕捉到另一方的情绪变化和心理感受,情感由此变得脆弱寡淡和扑朔迷离。正如有学者指出:“互联网时代的浅薄化,首要地体现在情感的浮薄和浇薄。”^[16]

身体蕴藏着个体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质和情感活力。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曾指出:“身体不仅在一个愈益抽象的世界里给我们一些感性的踏实感,它更是一种精心的编码,投合知识分子追求复杂性的激情。它是文化和自然之间的铰接点,不偏不倚地提供着确定性和精确性。”^{[17]200}这意味着感性的能动身体,能给人以现实感、确切感和安全感。正源于此,当情感离开了身体这一现实的载体,而附庸在“虚体”之上,情感本身也就由“实”走向“虚”。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从相反的立场肯定了这一事实,他将身体视为情感的客体,表明“我们的身体不是以外感官对象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它们或许只能在原本地把意识投射到它自身之外的这一情感背景上显示自己的轮廓”^{[18]39}。言外之意,情感的流露折射出人之身体特性,同时,身体在场对于维系鲜活持久的情感至关重要。

一般而言,情感——特别是浪漫爱情中的情感——都是根植于身体的。例如心跳加速、语无伦次、双颊绯红、手心出汗、十指相扣等等。然而被资本逻辑赋魅的数字技术取消或隐匿了身体,身体被抽象为数字化的“虚体”。生命个体必须首先将自身客观化为理性化、数字化和文本化的虚拟脚本,才能与其他“虚体”建立情感交往。这种所谓的情感交往并非现实生活中基于身体和灵魂的切近交谈,充其量仅仅是两个“虚体”之间的机械数字输出和被动语言接受。自然个体之间感性的质性差别被客观理性代替,情感体验随之降为条件反射式的数码读写活动。数字资本主义制造了一场对情感的谋杀,它将人的身体和情感隔绝在两个互不交叉的平行世界,情感交流可以不依赖于现实身体的实际在场,情感的真实内容被虚拟的比特币节代替。数字空间的多数介质均可脱离物理性的“基座”,人的情感本质上也异

化为脱离身体的“虚体”之间的符号交换活动。

(二)情感被自由主义消费市场收编,渐趋物化和商业化

时下,我们正经历一场社会关系的市场化转型。人的情感被资本逻辑裹挟着发生,情感越来越与市场结构和消费文化交融在一起。尤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被测量、划分和记录的当今时代,情感物化和商业化的趋势更为显著。数字资本主义将其所崇尚的成功、理性、效率、竞争等价值观,渗透到现代人的骨子里,成为规约现代人情感生活不言自明的前提。人们愈发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方式管理情感,人际关系趋于理性算计,情感已然沦为商品。

法国当代思想家伊娃·易洛思曾提出“情感资本主义”的概念,意指情感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建构、彼此塑造,经济关系愈发情感化,情感关系也愈发由讨价还价、自由竞争定义的经济学模型所规定。^{[17]163}资本化的数字技术通过融合和利用当今社会的两种主要文化逻辑——心理学和消费主义,刺激了人们竭力为自己寻觅最佳交易的需求。确切地说,“心理学范畴帮助人们将浪漫的邂逅整合到日益缩小的、起决定作用和提升品味的消费主义逻辑之中。消费主义帮助人们提升他们想要获得的爱情交易的质量。”^{[17]130}数字技术支持甚至教唆个体追求情感交往的规范化和精致化。譬如当下的一些数字交友平台,国内的如世纪佳缘网、珍爱网,国外的如“百合姻缘网”(Match.com),正沦为大型在线相亲市场,情感的在线创建变为有利可图的商机。“互联网将寻求伴侣这件事变成了一种经济交易行为,自我被转换包装成了商品,在受供求关系控制的开放市场上与他人展开竞争。互联网使人们的相识构建成了某种利基市场,它为个人资料附加了固定的经济价值,并让人们对自己在这种结构化的市场中的价值感到焦虑,从而渴望提高自己在情感市场中的地位。”^{[17]134}数字资本主义塑造的网络情感,以互利互换的观念为基础,情感的萌生往往以权衡对方及本人的交换价值为前提。情感“遵循同控制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一样的基本原则”^[19],人情交往异化为了一桩经过轮番回报考量的市场生意。

数字资本主义将情感视作一种可以计算得失的商品,情感与商品在资本逻辑作用下发生系列“化学反应”。二者借助暗示、想象、联想等机制,通过一系列象征意义(如浪漫、怀旧、感恩等)进行相互建构。例如,情侣会以赠送寓意浪漫的玫瑰来展示他们的亲密关系,爱情由此被物化和商品化。同时,情侣反过来也会期待享用玫瑰这一情感商品带来的美好消费体验,以此巩固和深化两人情感。“浪漫的关系不仅市场中形成,而且其本身也成为装配线生产的商品,可以快速、高效、廉价和大量地消费。”^{[20]91}自由主义消费市场弥散着的感官享乐和世俗功利的文化观念,诱使当代人在骚动的物质欲望中寻求暂时的情感满足。情感内含的崇高和雅致被粗俗平庸的物欲肢解,那些以情感之名对商品展开的抬高美化、粉饰扮靓,在被揭穿之后显示出的不过是慕强夺利的资本逻辑。

(三)情感被数字精神政治操控,渐趋退化和萎缩化

数字资本主义不仅从经济的维度利用和压榨人的情感,还进一步从政治治理的角度监视、干预和操控人的情感。“数字的全景监狱不是生态政治意义上的纪律社会,而是精神政治意义上的透明社会。精神政治借助数字监视读懂并且控制人们的思想。”^{[21]108}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政治通过大数据解读个体内在行为模式和思想倾向,强调在算法分析中掌握人的情感动态,从而施以精准隐蔽的政治权力治理。

如今人们的大多数生命活动,都被装有信息监测器的数字设备环绕,无法逃离数字精神政治的掌控。如个人的上网痕迹、言论发表、位置轨迹、消费习惯、身份信息、家族谱系、人脸、指纹、声纹等个人隐私信息,全部可以记录在案。再如,亚马逊、谷歌、苹果、脸书等资本化的数字平台,记录储存着全球十几亿客户应用程序终端的信息,这些信息覆盖了用户从工作、学习、生活、婚恋、家庭、社交等各个领域,无一遗漏。近来关于Chat-GPT能理解人的语言、模仿人的思想意识,与人展开情感交流和代替人类处理日常工作事务的讨论,更是迅速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波。上述示例无不在暗示:由数据分析和智能测

算所描摹出来的个人“数字肖像”,涵盖了从外部生理特征到内在思想情感的全部内容。数字精神政治正是建立在事无巨细的信息资料收集基础上,才得以准确判断个体的行为习惯和情感偏好,从而施以精准高效的数字化权力治理。“微目标定位作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实践是一种数据制动性精神政治学。”^{[14]85}我们很多看似漫不经心的网络购物、页面浏览,其背后都有一个无形且强大的“数字指挥官”在操控我们的心理感受、情感体验和思想行为。

今天,人类还未从英国法学家边沁笔下的旧式圆形敞视监狱中走出来,就又陷入了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描绘的新式的、运行更加高效的数字全景敞视监狱。当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高地被资本主义数字监控技术窥探得一览无余时,也就意味着人类重新陷入自由的危机。“绝对的数据化认知等同于回到精神原点的绝对无知。”^{[14]95-96}真正的情感解放是一种情到深处、水到渠成的自然流露,它与无人身的绝对知性和形而上学的科学理性背道而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精神政治治理术,将人的情感和精神置于资本权力凝视和操控的境地,使原本丰富饱满的情感世界充斥着无数资本的狡黠和算计,情感越来越趋于退化和萎缩化。

三、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情感异化的出离之路

不触及问题本质的反思和批判无异于隔靴搔痒,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是把握矛盾要害和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异化,不是数字技术本身酿成的悲剧,而是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彼此渗透、交互强化的结果。规避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对情感的剥削,实现人的情感解放与个性复归,不仅是当下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课题所需,从长远角度来看,也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未竟事业的必然要求。现实的情感危机、人民的殷切期盼以及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共同呼唤着一条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的现实出路。

(一)超越数字技术的资本宰治:坚持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

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数字技术,如同“一

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51][92]}。数字技术承载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能动关系,是人改造物质世界、追求自由解放的强大力量。数字技术本身不应该成为情感异化的原罪,真正需要负责和作出改变的是数字技术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依然存在,数字技术的发展就很可能沦为资本的奴隶,成为资本操纵和利用人类情感以谋求增殖的利器。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底是抑制还是鼓励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在于如何用、怎么用和为谁用的问题。数字技术究竟是为资本主义牟利服务,满足资本家私人贪欲;还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提升社会整体福利,这是一个事关数字时代人类生存命运的全局性问题。

扬弃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的根本前提在于瓦解数字技术的资本统摄。一是要彻底切断数字技术同资本逻辑“联姻”的纽带,把数字技术从资本主义“牢笼”中解救出来,将其与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使数字技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良序运行。二是要防止私营平台垄断数字技术,通过算法分析“暗箱”操控人的情感以从中牟利的非正义乱象,避免“数据被储存起来,由少数个人掌控,给公民带来的好处为数甚微”^{[22][11]},应构建“数字共享、数据共有、技术分享与平台公有”^[23]的公正合理的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三是要恢复数字技术的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发挥其为人们日常生活服务和满足人们情感需求的使用价值功能,使数字技术真正回归作为人解放自己的“手段”本身。

(二)树立辩证数字资本观:释放数字资本的情感解放潜能

长期以来,受“资本即恶”的传统教条主义资本观的影响,当下很多人在把握数字资本的时候,也陷入了将其定义为“罪恶之源”的意识形态偏执当中。实际上,数字只是数字时代众多生产要素集合体中的一项子集,它“并非构成独立的资本发展形态的标志”^[24],只有回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语境,它才能被冠以“资本”的标签。针对各类生产资料何以

成为资本,马克思早就作过清晰的阐明,他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谈到:“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51][73]}可见,唯有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即在资本操控并用以榨取剩余价值的情况下,数字才被激活为资本的元素。

数字资本在促进资本增殖的同时,亦为人类的情感解放带来了新的生机。数字资本推动数字信息技术突破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的时空限制,史无前例地将人类汇集到数字空间的情感磁场中,使人们足不出户也可以分享生活趣事,交流心得体验,释放情感压力,拉近彼此的感受距离,大大节省了人们日常情感联系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营造出了“天涯若比邻”的浪漫情感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资本丰富了人类的情感世界。因此,不能全然抽象和毫无原则地对数字资本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应看到其蕴含的实现人类情感解放的契机和潜力。离开数字文明的大道,杜绝一切数字资本滋生,显然与当前数字化发展的主流趋势格格不入。唯有反其道而行之,在数字资本发展的同时对之进行理性驾驭和科学规范,用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理性矫正数字资本的经济任性,引导数字资本为社会公益服务,才是明智之举。只有在批判吸收和改造数字资本成果的基础上,趋利避害,充分利用数字资本的文明面,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才能克服情感异化危机。

(三)净化数字空间生态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情感交往场域

数字空间犹如一个线上的感性民间社会,人们可以在其中自由畅快地抒发情感。但与此同时,也有一系列负面效应映入眼帘。一方面,人们在数字空间中“自由活动”“自主交往”“自发情感表达”所创生的大量精神文化产品,被私营数字企业整合抽象成具有经济价值的数据信息,成为其生产数字商品和推销数字服务的“数字原材料”,情感表达出来的内容被资本化的数字平台用于商业盈利。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利用网络媒介进行情感偏好形塑和意识形态渗透。一些急功近利的“泛情绪化”“泛娱乐化”思潮,披着普世性的外衣乘虚而入,经由数

字传媒在网上攻城略地,直击用户的情感痛点和敏感点,挑起了网络舆论争端和线上情感漩涡,导致了各种虚假负面消息迅速传播、广泛蔓延,助推了猎奇、审丑的网络意识形态,极大污染了电子生态环境,扰乱了网民正常、健康、有序的情感交流。

鉴于此,净化数字空间生态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情感交往场域,是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的必要举措。一是要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规范体系,打造妥善完备的数字平台监管系统,抵御资本主义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隐性入侵。二是要大力提升数字用户的媒介素养,提高他们鉴别信息真伪和过滤虚假消息的能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他们的思想观念,使其自觉遵守和维护数字空间的法律规则及交往秩序。三是要引导个体在数字平台合理抒发自身情感,把在线的不理性情绪和极化情感转变为“线上+线下”的有序表达。四是要避免陷入数字拜物教的泥潭和过度沉溺于数字交往制造的虚幻情感之中,要用心感受民间社会的烟火人情,学会经营现实世界的情感往来,善于追求实际生活中的美好和真诚、质朴、纯良的情感关系。

参考文献:

- [1][美]乔纳森H.特纳.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M].孙俊才,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 [2][德]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的乌托邦[M].张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 [3]Lefebvre H.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聂锦芳.作为理解人性和世界方式的情感:复杂性与局限性——基于马克思早期诗作的解读[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1).
- [7][法]伊娃·易洛思.冷亲密:情感资本主义的形成[M].汪丽,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
- [8]左路平.情感资本化与资本情感化:情感消费的资本逻辑透视与应对[J].思想教育研究,2023,(4).
-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M].蒋桂琴,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 [11]Ahmed 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2][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1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14][德]韩炳哲.精神政治学[M].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 [15]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哲学研究,2018,(3).
- [16]成伯清.情感的社会学意义[J].山东社会科学,2013,(3).
- [17][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18][法]梅洛-庞蒂.梅洛-庞蒂文集(第2卷):知觉现象学[M].杨大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19][美]艾·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20]Illouz E.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 [21][德]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M].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 [22]Muldoon J. Platform Socialism[M]. London: Pluto Press, 2022.
- [23]周露平.数字化生存的批判与建设[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
- [24]孙亮.从数字化生存批判到数字文明建设: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